

从组织学习到 到学习组织

——上海市民学习团队发展模式研究

范以纲 主编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 范以纲 主编

从组织学习到学习组织

——上海市民学习团队发展模式研究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编 委 会

顾 问 庄 俭
主 编 范以纲
执行主编 沈启容
副 主 编 胡 俊 夏 瑛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丹宇	王仁彧	王建平	乐铁影
朱燕萍	伍志文	孙向东	李松皓
张义芳	张金其	张剑锋	张培良
俞 云	夏 军	顾 炜	徐玉萍
隋 明	彭海虹	傅矢修	熊丽娜

序 言

希腊古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刻有一句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人在千百年来都在试图认识自己，但这样的努力常常让我们陷入更深的迷茫和困惑之中。每个人都在找寻自由，但为什么我们又需要家庭和社会来约束自己？人不是单个的原子，人需要群体的生活、统一的准则、行为的边界，以谋得和谐与发展。人在不断地创造新事物，同时又让这些事物，约束着自己。由人构成的群体和团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市民学习团队是现代社会资讯发达、市民学习需求不断增长、终身学习氛围逐渐形成的背景下，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和充满着“不确定性”，所诞生出来的群体性活动组织。

目前，上海的市民学习团队已达到 2 万多个，活跃在全市 17 个区县的各个社区中，数十万市民在这些团队中学习，这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学习和生活方式。这些学习团队经历了“零散的学习小组—政府组织学习—团队自主自治—学习型组织”的发展过程。

2013 年 6 月，普陀区教育局承接了市老年人学习团队指导中心的工作职能，对学习团队建设进行深度研究。我们发现，市民学习团队成为社区居民群体生活的重要平台，在团队的群体生活中，人们感受到安全感和愉悦感，并通过与团队成员的交流，互相肯定了自身价值与人生意义。市民学习团队成为定义社会价值规范的重要渠道，团队成员在团队中的互动交流，加强了自我行为规范，实践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尤其是许多读报小组和政治理论学习小组，通过自我学习、向外传播、讨论交流等形式，定义和维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凸显了具有正能量的

社会价值观。

市民学习团队成为市民学习的重要途径,成为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自我娱乐、自我提高的组织。学习团队的活动是终身教育工作、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个成果展示窗口。上海市各个区县已经培育出许许多多十分成功的市民学习团队,这些学习团队的活动成果十分令人敬佩,这些团队涵盖了多种人群,既有老年人,也有年轻白领;既有外来务工群体,也有在校学生。许许多多的市民在学习团队中表现出色,增长了知识,培养了才能,提高了素质,他们表演的节目、创作的作品、研究的成果等,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人们在学习团队的活动中不仅仅学习了知识文化,提升了个人素养,更重要的是寻找到了群体和团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有了服务社会、反哺社会的能力,团队学习成了社会治理的一种创新模式。学习团队的发展必将带动更多市民参与,吸引更多社会组织兴办,促进更多政府机构投入。市民学习团队是广大市民学习的乐园、交流的平台,是群体生活的公共空间,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本书的研究主要面向各类群体,聚焦于市民学习团队的发展动力、历程和模式,后续将对学习团队面对新时期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其组织管理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应对变革拓展等方面进行更深入地探索和研究。我们期待未来市民学习团队的发展能够带来更多惊喜,也期待能有更多研究者加入对学习团队的关注中来,一起深耕市民学习团队研究这一领域。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市教委终身教育处、各市级老年大学和区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各市级老年大学和区县社区教育管理部门积极供稿,他们根据自身学习团队发展现状,撰写了相关案例分析,在本书各章节中被穿插引用,并分门别类地呈现出来。凡是引用各供稿单位或个人的文章,皆予以注明,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普陀区教育局局长



2015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市民学习团队概述	1
第一节 市民学习团队的概念与理论	1
第二节 市民学习团队的发展背景	9
第三节 市民学习团队的发展模式	22
第二章 市民学习团队的类型与模式	37
第一节 兴趣爱好型学习团队	37
第二节 陶冶情操型学习团队	41
第三节 保健养生型学习团队	48
第四节 职业发展型学习团队	52
第五节 个人成长型学习团队	61
第六节 交友联谊型学习团队	68
第七节 群体生活型学习团队	73
第八节 服务社会型学习团队	78
第九节 文化传承型学习团队	86
第十节 社会治理型学习团队	92
第十一节 代际沟通型学习团队	100
第十二节 中西交融型学习团队	109

第三章 市民学习团队的内生机制	120
第一节 市民学习团队的培育与管理	120
第二节 市民学习团队的组织与运作	141
第四章 市民学习团队的外部影响	159
第一节 个体层面的影响	159
第二节 群体层面的影响	166
第三节 社会层面的影响	177

第一章 市民学习团队概述

人类是群体性动物,离群索居不是人类生活的常态。人类彼此需要,西非作家玛里多玛·撒门说,我们具有一种“社区的本能”,这种本能出于人类自身的两种需要——自主的需要和对他人的需要。人类作为一个生命体,第一需要是必须能够自由地自我创造,第二需要便是促使个体突破自我,寻找“群体”。个人生命需要联系,需要与别的人发生关联。独立并不是生命世界中的概念,由人构成的群体是社会组成的重要内容,由人进行的群体性活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剥去人类种种行为方式的外衣,我们发现,有一个内核是永远不变的,即群体是人类生活的不二选择。围绕着聚群而居的生活方式,人们发展出了不同的模式,团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社区群体活动的重要载体。

第一节 市民学习团队的概念与理论

一、学习团队概念的缘起

著名人类学家莱夫和温格最早提出了实践社团这一概念。1999年,温格出版专著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系统阐述实践共同体理论。在温格看来,“尽管实践共同体采取不同形式,但是仍具有相同基本结构,三种基本元素组合一个实践共同体:定义一组问题的知识领域,关心该领域的共同体,以及有效的共同实践”。实践社团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共同的关注点,对同样的问题或者同一个话题的热情,通过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的互相影响,加深这一领域的知识和技能^①。实践社团由领域、社团和实践三部分构成:领域是一个社团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它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指导人们学习。社团是基于对某一知识领域的共同兴趣,通过参加一些活动和讨论,人们共同解决问题和分享心得体会的机制。实践社团是一群有共同兴趣的人组成的团体。实践社团的真正意义是实践,成员们通过实践来分享经验、想法和资料等,这些都需要时间和持续的交流,他们聚集到一起,分享信

^① 埃蒂纳·温格,理查德·麦克德马等著,边婧译.实践社团:学习型组织知识管理指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息,交流思想,思考共同的事项,探求各种想法,解决相关问题等。

在教育领域,学习团队常和另一个概念“学习共同体”混用。最早出现的所谓“学习共同体”就是学校,杜威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中认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经历,而学校即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学校并不是专门去学习知识或技能的一个场所,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在成人教育领域的“学习共同体”可以追溯到100多年以前瑞典的成人教育形式“学习圈”,它是由奥斯卡·奥尔森在1902年就倡导的一种“大众成人教育”形式,因参加者要坐成一个圆圈而得名。“学习共同体”的概念最早是由博耶尔在1995年发表的题为《基础学校:学习共同体》报告中提出,并定义为:学习共同体是所有人因共同的使命并朝共同的愿景一起学习的组织,共同体中的人共同分享学习的兴趣,共同寻找通向知识的旅程和理解世界运作的方式,朝着教育这一相同的目标相互作用和共同参与。

通常意义上的学习共同体主要是指一个由学习者与助学者共同构成的团体,他们具有共同的目标,经常在一定支持环境中共同学习,分享各种学习资源,进行相互对话、交流和沟通,分享彼此的情感体验和观念,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通过共同活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联系,并对这个团体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①。

学习共同体不仅仅囿于学校领域,作用范围可以扩展到团队、社会等领域,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共同体是通过团体成员进行对话,或者开展某种实践活动实现知识建构的过程。这种知识的建构不只是简单地听取他人的经验介绍,而是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有着共同的学习愿望,具有特定的身份或角色,带着一种认同、归属心理积极负责地参与具体领域的实践活动。学习共同体的基本属性见表1。

表1 学习共同体的基本属性^②

属性	内 容	表 述
主体	学习者与助学者	包括在校青少年学生和成人学生,在职参与学习的成人以及终身学习的成人等学伴、教师、专家、家长、社会成员……他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构成学习共同体的主体
主体特征	具有共同目标	学习主体不仅对学习目标具有认同感,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特征:对于共同体有归属感,正是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得共同体各成员之间形成一种互助的关系,促使他们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完成智力,尤其是非智力的发展

① 汪国新. 基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一种新的成人学习方式. 中国成人教育, 2010年第12期

② 王文静. 走向学习共同体: 社区团队现状及发展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续 表)

属性	内 容	表 述
条件	学习支持环境	包括物化设备、人力支持、信息资源等学习资源
活动方式	进行相互对话、 沟通和交流	学习是一个活动的过程,学习者与学习者、学习者与助学者、助学者与助学者之间通过对话、沟通和交流学习,通过赞扬或批评强化动机,通过互相支持和帮助来认识与解决问题,实现共同进步
表现形式	人际关系	在学习共同体中形成有序的(可能通过某种组织机构来实现),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各自的价值观念和人格得到尊重,具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在民主的氛围中各司其职,形成和谐协调的人际关系
作用范围	交流群体	小组、团队、班级、学校、家庭、社会(范围可以是区县、城市、地区、国家,甚至整个世界)

二、市民学习团队的概念界定

道格拉斯·史密斯将团队定义为:由拥有共同目标的一小群人所组成,成员们的技能能够互相补充,并有对此目标共同负责的态度,采用公认一致的方法来完成目标。目前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学习团队形式是实践团队的一种,也是由具有共同兴趣的人群构成,并通过学习实践来组织活动、交流互动的群体。组织行为学家斯蒂芬·罗宾斯提出,团队是一群人所组成的团体。这个团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这群人的共同目标,需要这个团体中的个体通过互相协作才能实现该目标。Ron Faris 认为,学习团队是从社区到城市用终身学习作为组织机制和目标来推动他们的经济、公共事务、自愿团体和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在可持续发展和包容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改善。肯思认为,学习团队是指任何人群,无论是因地理或者其他共同的兴趣联系在一起,通过积极的伙伴关系满足成员的学习需求。克劳切和坎迪则认为,团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工业、教育、商业和社区一起鼓励和促进全体成员的终身学习,它是一个整合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共同体。

在我国,学习团队的性质有多种类型。赵婷婷在《社区准民间组织发展状况研究》中将其界定为社区准民间组织:“指由社区内个人集或社区组织发起举办的、满足社区居民不同层面需求的、按照现行条例达不到登记标准甚至达不到正式组织标准的民间组织。”但从其自身状况来看,它们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民间组织,因

为按照民政部门登记和管理的规定,民间组织是由各级民政部门作为登记管理机关并纳入登记管理范围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类社会组织。实际上,兴趣型团体在学习团队中所占数量是最多的,即多是社区居民、企业员工或在校学生个人、集体的自发组织或社区、单位、公司等带领与组织下,出于锻炼身体、满足个人爱好、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目的而结成的体育、娱乐、文化、艺术兴趣团体、协会等,包括各类合唱团、腰鼓队、秧歌队、书法协会、绘画协会、手工协会、摄影协会等。

关于学习团队的研究,近几年来引起了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多方面的关注,而且在学术界对学习团队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定义,在进行相关描述时将其称为“草根组织”或“亚文化群体”。但是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社区教育近年来的迅速发展,这类非正式组织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在开展研究时普遍将其界定为:社区团队是指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在社区范围内开展活动,满足居民知识、技能、文化等方面不同需求的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活跃在社区,却没有进行“登记”。社会学领域中有研究者将社区团队划归为社区民间组织的一种类型,罗青青在《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研究——以上海为例》^①中认为:“社区民间组织以本社区成员为主体,本社区区域为主要活动场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娱乐为主要活动目的,由社区居民自发组成的群众团体组织或活动队伍。”并在研究中指出,上海市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大力发展社区民间组织,1998年,上海市民政局提出“社团进社区”活动。2000年又提出“民间组织进社区”,积极培育和发展社区中的民间组织并引导其在社区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培育与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有利于增强群众凝聚力。

从定义上来讲,市民学习团队应包含社会各层面、各种群体、各种组织内的以学习为载体的团队,也就是企事业单位、机关、高校、社区等不同领域的学习团队,但限于本书的篇幅及研究范围,本书的市民学习团队限定在社区层面上,并对市民学习团队概念做如下界定:指有计划、有组织、有指导,定地点、定内容、定时间,借助于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经济科普、时事政治等各类学习载体,在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的层面上,以集体性的组织形式,运用社团、沙龙等互动型方式开展活动,具有自发形成、自愿参与、自我管理特征的,有一定凝聚力的、过程中体现学习与教育元素的非正式组织或群体。

^① 罗青青.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民间组织发展研究——以上海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首先,学习团队是一种学习方式。团队学习是知识建构的主要方式,是学习者进行知识的社会协商和建构的重要方式,是一种能够提供理想的学习环境的学习方式。它强调学习者分享各自的见解与信息,鼓励学习者去探究以达到对知识的深层理解。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与同伴开展协商、呈现自己的知识、相互依赖、承担任务等多方面的合作性活动。有效的学习团队能使学习者投入围绕某一个真实的、复杂的主题中,展开持续性的思考和讨论。

其次,学习团队是一种学习环境。在学习共同体环境中,学习者能够获得计划、组织自身的研究和问题求解的机会;获得为达成重要目标而进行协作学习和协同工作的机会。由于经验背景的差异,团队成员对问题的理解常常不同,他们可以在一个团队中相互沟通、相互合作,对问题形成丰富的、多角度的理解。学习者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中交流信息、探讨问题、产生新观念、拓展新思路、交流学习心得、相互争论、达成共识。这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获得了学习能力,提高了多种技能,也促进了团队合作,提升了共同体的集体智慧。

最后,学习团队是一种组织方式。学习团队是由学习者共同构成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的成员拥有共同的学习目标,彼此之间经常在学习的过程中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学习资源,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通过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发展彼此的知识和特长。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人际关系。学习团队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与教育学领域对人类学习特有的理念,其具有的特征与价值必然也体现着来自这三个领域的思想要素的有机结合,而不仅仅是其中某个领域的概念移植到另一个领域的机械套用。

三、市民学习团队的特点

现阶段社区层面活跃着的市民学习团队具有以下特点。

(一) 趣缘性

学习团队的成立是建立在团队成员共同兴趣、爱好之上的。团队成员之间联结的纽带是基于趣缘的。

(二) 地域性

学习团队的成员大都是本社区居民,但也不排除外社区居民加入(居民因不同需求自主选择加入不同团队),团队的开展活动通常在本社区地域范围内(除了社区间交流,举办比赛活动等),固定活动场所一般在本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学校、社区分校或居民教学点。

(三) 自主性

居民加入学习团队具有自主性,团队的负责人由团队自主决定,不是其他组织

指派或规定的。团队内的活动规范及章程是由团队成员在相互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有很多团队并没有成文的具体规定,虽然有很多是口头上的约定,但基本都能自觉遵守。在学习团队中的运作过程中,团队的决策也是自主的。

(四) 非营利性

学习团队开展活动不以营利为目的,团队活动所需经费一部分来自街道用于文化、教育的经费,另一部分则来自团队成员自己,团队开展活动使用相关经费,但不以这些经费来营利,旨在满足团队成员的文化学习需求。

(五) 开放性

开放性表现在学习团队形成和演变是开放的。团队通过其开放性不断地从环境中获取信息,促进系统内部的改变,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开放性影响着团队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对于团队成员而言,开放性是无阻碍的信息沟通,而无阻碍的信息沟通的条件是信任的存在。^① 开放的团队会检测到环境的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进行学习,通过学习和获取外部信息,团队内部不断地对自身行为和结构进行调整,直到适应外部环境为止。为了适应新的需要,学习团队成员需要持续不断地学习,向外界学习,吸取新知识和经验。

(六) 动态性

学习团队的动态性首先表现在团队形成的复杂性、交互是动态非线性、演化复杂性等方面。团队的形成过程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着年龄、技能、心智模式、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团队规范的成型、团队心智模式的成熟、团队资源的丰富等都体现出学习团队结构上的非单一性。学习团队演化的过程,到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变化的过程不是简单的线性变化过程,团队中会有不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涌现,而这些现象的存在又导致团队演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动态性体现在学习团队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从形成、成长、成熟到消亡的整个过程。动态性不仅反映了整个团队的动态变化,而且表现了团队每个阶段的动态变化。团队内部差异性的存在和非线性交互的存在,团队会动态地出现局部的变化,局部变化不断的积累和变化最终导致团队整体的变化。

四、学习团队的相关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综述

有关团队学习的国外研究,如美国著名管理学者彼得·圣吉于1990年提出学习型组织的概念时,就提出了著名的五项“学习修炼”,彼得的五项修炼就明确地表

① 彭壮状. 基于场景的自组织团队社会规则演化实证研究. 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达了人类学习从个体学习到团队学习的发展历程。随着学习型组织概念在我国的广泛实践,各类团队学习形式也受到广泛关注。赵慧群等提出了“团队学习心理准备模型”^①,成员是否具有参与团队学习的意愿,取决于是否具备两种类型的心理因素:首先是增加团队学习动力的心理因素,包括感知到参与团队学习的有用性并且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其次是减少学习阻力的心理因素,包括心理安全和宜人性。张倩构建了团队学习量表,提出4个行为维度对团队学习进行测量,分别是“实验”、“沟通”、“反思”、“记录”^②。彭杜宇等认为认知互动是团队学习的核心,提出认知互动分析框架,包括相互理解性、相互支持性、相互监控性^③,成员间能够相互提供有效支持,包括帮助对方补充、完善,能够相互监控或提出有价值的问题等反映团队内成员的促进性互动状况——是否互为支架的特点。

国外也有不少老年人学习团队方面的研究,纽伽顿(Bernice Neugartont)研究认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是由于老年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获得控制感、价值感和尊敬,而且建立人际关系,从中获得大量的信息,所以参加学习的老年人在环境适应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较少。麦克拉斯基(Howard Y. McClusky)提出“生活余力理论模型”,并且划分老年人的需求类型。

(二) 国内研究综述

笔者以“市民学习团队”为篇名和主题字段搜索“中国知网”,均没有得到相关文献;以“学习团队”为篇名字段搜索,得到118篇,与“市民学习团队”相关的并不多,其中多为现象描述和案例介绍,少有理论剖析。

其中大部分文献是关于企业和高校内的学习团队建设的,刘志奇等认为当前企业团队学习问题的不足之处在于团队建设落后影响了团队学习的整体成效,形式主义造成团队学习有名无实,目标模糊导致团队学习的动力不足,机制不健全导致学习行为难以持续。孙福兵根据79个工作团队336名企业员工的数据分析,表明个性化通过关系冲突对团队学习具有显著消极作用,而通过任务冲突对团队学习不起显著积极作用。毛良斌等对84名学生组成的22个项目学习团队研究,发现团队信任与团队学习策略对团队学习行为具有显著正效应,团队信任与团队学习策略对团队有效性具有显著正效应。毛良斌等探讨了团队学习内容,通过对在杭州的5家企业的30个团队访谈,表明团队学习具体内容与团队任务、工作技能以及人际关系有关。张龙等从维度层面分别探讨了在团队授权、团队凝聚力、

① 赵慧群,陈国权,付悦. 团队学习心理准备模型.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6)

② 张倩. 上海老年教育政策的现状分析及优化路径研究. 复旦大学,2011

③ 彭杜宇,刘电芝. 认知互动——团队学习内部过程的透视. 教育学报,2009(2)

团队沟通及团队冲突等调节变量下,变革型领导、团队学习和团队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莫申江等以 89 支学生研究项目团队为对象,结果表明魅力型领导有助于团队学习,当团队目标相对明确时,魅力型领导对团队学习的积极影响效应才较为显著,然而当团队目标相对不明确时,魅力型领导对团队学习的影响则无法有效体现。

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老年人学习团队的。华东师范大学 2014 年硕士学位论文《老年学习团队成长研究——基于上海市某瓷绘俱乐部个案》,聚焦的就是上海某老年大学的一支团队,并相对全面地回顾了团队的形成和发展历程。陈思彤全面介绍了日本奈良地区的一所特色老年大学,该校的特色即毕业的老年学员需要担任地区活动带头人,组织活动服务社区。黄艺龙从休闲教育的角度分析了老年大学的功能与不足,老年大学帮助学员发展了兴趣爱好,扩大老年人休闲选择的范围,丰富了他们的休闲生活。陈芬等采用自制调查表和纽芬兰主观幸福度量表对老年大学的学院进行了调查,总体上说老年大学学员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依次为家庭关系、自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收入和对子女的满意度。付晓萍以上海老年大学为个案分析老年教育对老年人继续社会化功能的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分析的方法,对老年大学在老年人的知识传授、社会适应、社会参与、社会交往、代际关系等方面的功能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明晰老年大学是如何帮助老年人实现继续社会化。高琼对老年大学的休闲功能进行了分析,根据实证调查统计分析,发现当前我国老年大学学员的休闲中存在休闲动机层次较低、休闲方式选择范围狭窄以及休闲满意度普遍偏低三大问题,问题的原因包括学员自身休闲意识薄弱,老年大学休闲教育的落后与缺失,包括对老年休闲教育缺乏认识、休闲教育目标的模糊、现行教学模式的落后等。张苗苗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老年大学作为一个新的空间对老年人的意义。文章从老年群体的现实需求与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两个方面分析了老年大学的产生背景,进而分析了在老年大学这个新空间中老年人的学习与生活,以及老年大学对老年人空间的重构,包括老年人日常生活空间的扩大,娱乐休闲空间的拓展,精神生活空间的获得及社会关系空间的重建。王莉莉认为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主要涉及健身、知识、娱乐、兴趣、公益活动 5 个方面,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明显表现出自我性、参与度低和差异性,并且表现出很强的“政府依赖”情结,换言之对由政府、街道、社区和一些合法的组织开展的活动更具有参与的积极性。樊星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上海市区内、参与老年学校学习活动的老年人,分析了老年人参与学习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得出参与活动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许光敏以上海 3 所老年大学

为例,分析了老年人教育参与障碍。曾莉婵分析了上海市长宁区的一个老年人读书会组织,研究了读书会内部的圈层组织框架。^①

(三) 小结

综合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学习团队并不仅仅是理论中的概念,从最初概念的提出到现代的持续发展,都是植根于实践。我们可以把学习团队定义为一种学习方式,也就是利用恰当的智慧活动将教师和学生带入一个特定的情境,使人与人在课堂中构成交流和互动的团体。学习团队通过互动和共同的探索活动将公共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在这里,学习团队发生的情境限于课堂,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团队成员互动的学习方式。团队的形式也可以让学习更具有合作性,帮助学生在与同伴共同参与的活动中展开充分的思考。它作为一种能提供理想环境的学习方式在多领域的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如研究性学习、小组学习、合作学习等。

对学习团队的研究还是一个新的领域,随着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化社会理念的传播,市民的精神文化和学习需求日益高涨,为了满足居民的学习需求,国家在社区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社区教育,学习团队成为人们自主学习的有效载体。

虽然现有研究团队的文章众多,但是对于市民学习团队的研究仍十分缺乏,全方位探究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市民学习团队的文献并不多见。纵观国内外对学习团队的研究,专门性研究相当少,对于学习团队的研究范围还过于狭窄,在国内大多数涉及它的文章有的只是提及这个名词,更多的只是用只言片语对它的概念稍加解释,需要研究者对学习团队的理论进一步研究和深入地探讨。在理论的研究方面尽管有学者已经进行了相关理论的探讨,但是在实践领域的探索还是凤毛麟角。各种形式构建形成的学习团队更具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背景下进行相关探索和研究具有更深远的价值。

第二节 市民学习团队的发展背景

学习团队是以团体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每个个体的人都需要在社会中寻找一种与人连接的方式。西方社会自下而上发育起来的社区和社团,我国解放后计划体制下的基层社区,都是人与人连接的方式,而目前市民学习团队的出现与兴起恰恰是弥补了我国基层社会面临的诸多困境。

^① 罗玉华. 老年学习团队成长研究——基于上海市某瓷绘俱乐部个案.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一、西方的社区与社团

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后,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社区的概念,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于1887年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的,也翻译为共同体。滕尼斯将人类群体生活结合的类型分为传统的共同体和现代的社会,德语为 GEMEINSCHAFT UND GESELISCHAFT。他提出人类的群体生活有两种结合方式,第一种是共同体,以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和宗教群体为基本形式,结合的基础是由本能中意、习俗适应和共同记忆等组成的群体的“自然意志”。在所谓的共同体中,人们通过长期面对面的交往维持相互归属的情感与全面性的关系。因此,这是一种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表现为原始的或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统一体。第二种结合方式是社会,它虽然也是一种相互共处的群体生活,却以目标联合体为其基本形式,结合的基础是个人的理性意志。“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聚合和人工制品”,因此“社区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① 1932年,美国学者帕克来华至燕京大学讲学,第一次将共同体概念传入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等当时一些燕京大学学生将英文 community 翻译过来,后来也成为统称“社区”的通用术语^②。

社区概念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帕克的都市分析、林德夫妇的中镇研究和雷德菲尔德的乡村调查都受到滕尼斯影响。长期的社区研究也使得社区一词的定义相当广泛,1955年,在各类社会科学文献中有94个社区定义,到198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40多个。^③ 其中,大多数社会学家把社区定义为在地缘基础上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互助合作、共同生活的人群所构成的生活共同体,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共同生活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制度组成的社会共同体。

在西方学界,社区的定义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注重地理空间与有形结构的因素。如帕克认为“社区是社会团体中个人与社会制度的地理分布”;麦其维认为“社区是人和共同生活的地区”。第二类注重心理过程与无形互动的因素,霍利的“居民相互关联……参加日常集体生活是社区的特征”,布斯顿强调“居民的互助与人之间的相知”,格林说“社区是居民生活中相互关联与互相依赖的网状体”。第三类注重组织行动与功能发展的因素,华伦认为“社区是社会单位及体系的联合

① [德]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② 奚从清. 社区研究——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③ 何肇发. 社区概论.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